

在一次京沪两地的文化聚会上,大家聊起了《山海经》。一位常年在海外生活的作家朋友说,曾有外国友人言之凿凿,说自己认真比照地图,确信《山海经》里所描绘的山川,在美利坚国土上有确切对应。

且不论真实与否,这位能付出如此多心血阅读《山海经》并在地图上描画的外国友人,必然对古代中国有着深切的向往与想象。这种域外想象,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。经过从文本到文本的几重转折与误读,往往留下可堪追寻的痕迹。

韩国作家韩江首部长篇小说《玄鹿》,其核心意象也是源自中国传说。韩江以“玄鹿”来代表那些身处黑暗却向往光明的矿工,以及有着类似处境的底层人民。韩江自述,这一意象的灵感来源于博尔赫斯的《想象动物志》里记载的中国传说故事。在书中,她以充满诗意的笔触重述道:相传,有一种永远期盼着光明的地下动物玄鹿,它们善良而纯真。当它们遇见受困的矿工时,会帮助它们找到矿井出口。然而,当这种动物真的来到地面后,又会彻底化为无形。

韩国就在中国近旁,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,韩江却经由遥在地球另一端的

博尔赫斯,才接触到了这个故事。而她或许并不知道,这只穿越了中文、英文、西班牙语和韩文的玄鹿,原来是一个美丽的误读。

在博尔赫斯的《想象动物志》里,天鹿(即韩江所写“玄鹿”)是一种向往光明的地下动物,它们会说话,企图贿赂或纠缠矿工,求他们把自己带出去。博尔赫斯注解说明,这个中国故事源自杰·威洛比-米德的《中国的食尸鬼和妖精》(Gerald Willoughby-Meade, Chinese Ghouls and Goblins, 1928)。杰·威洛比-米德是英国汉学家,本人并未到过中国,他所书写的故事基本源自书籍阅读,以及与汉学家朋友们,如翟理斯(Herbert Allen Giles)之子翟林奈(Lionel Giles)的交流。他在书中叙述了和博尔赫斯版本差不多的天鹿故事,并明确说明它源自中国典籍《续子不语》。

天鹿故事的原型故事,应是《续子不语》记录的一个云南矿工传说。那故事并不像韩江书写的那么伤感,也不似博尔赫斯写的那么奇幻,反倒是有些惊悚。“乾鹿”是矿难中不幸被压在地下矿工化身而成的,“为土金气所养,身体不坏,虽不死,其死实矣”(《续子不语》)。

相传“乾鹿”游荡在地下,遇见活的矿工,便会很高兴地搭讪,向其讨烟抽,给了烟便一吸而尽,并跪下求矿工带它出去。矿工提出条件,要“乾鹿”先带其寻找“金苗”(即矿源),而后骗它到出口,等它坐篮子上升到一半的时候,割断绳子让其坠亡。偶尔有人心生怜悯,让它出了矿井,它就会立刻化为腐臭且带有强烈毒性的气体。

“乾鹿”的故事,其底色是悲凉的历史。自古以来,云南各类矿产资源丰富,尤其盛产铸钱所需的铜。明代,云南的铜生产大部分是民间自发筹集资本开采,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。明代中后期,曾经四度在云南本地铸钱,在利益驱使下,民间更是展开大规模开采。《明史》卷八十一《食货志五》记载:“嘉靖、隆、万间,因鼓铸,屡开云南诸处铜场,久之所获渐少。”在这

一只被误读的「玄鹿」

白杏珏

品,他们就按谱演奏。于是作曲家秉笔疾书,新作品层出不穷。指挥家抓紧排练,上场下场,曲目一套接一套。只是新作品不断涌现,效果却不尽如人意。我是台下听众,每遇大师登场,我就兴奋。乐场上,就兴味索然。观众席的反应也大抵如此。年复一年,议论不断。听众简单,直指作品不好。在后台则作曲怪指挥,指挥怪乐队,乐队怪领导,谁也不买账。而因乐队阵容大,每场演出必以其开头,以其压台,鼓乐齐鸣,雷打不动。给我的印象便是吵吵嚷嚷,一地碎片。

我已不记得最后一次去民乐团是哪一年。当年先后几任团领导何彬、龚一、顾冠仁相知相熟,持礼而待。在上海众多乐团班子中,民乐团始终给人以儒雅持重、笑容真诚的印象。因此几十年来虽每天过门不入,其实一直心里挂着。

不料这次去听,乐队照例奏开场曲,声音形象却令人一震,完全不同以往。细细辨别,各声部的衔接与融合,声部内的音色梳理,并不显示出多年严格训练的结果。我并不在乎独奏演员的功力精湛,闭门苦练出人才,古往今来例子太多。而同样的训练时间内,提高乐队的难度要远高于独奏家的提高。这是因为乐队的难度不在训练而在磨合,在相互聆听。当然修养是更不能缺的。这一点中西乐队其实同理。

趁节目间隙注意演员介绍,赫然发现团内有一位女指挥家彭菲竟是哲学博士。这就不得不相信今年年轻音乐家的艺术视野已经获得极大开拓。网上盛传复旦教授指出音乐学院需要增加哲学课,可谓一针见血。谁料年轻学子早已独立自主前走去。我不知道乐队的变化是否也与这位博士指挥家有关。但我相信无论是与否,都有因果。

可叹民乐团依然温文尔雅,如此重大成果,竟未见大肆宣扬。换足球队,早就吹上天了。看来也是一脉相承所致。

梅雨季,原本的小河一下子臃

前些日子,在公众号上读到陈墨老师写梁羽生的一篇文章《百年梁羽生:散花人去剩闲愁》,颇有一番感触。“散花人去剩闲愁”出自梁羽生自己的词,但此处“闲愁”并非泛指,具体说是梁公一生为之纠结的一桩公案:所谓“金庸、梁羽生”排名先后问题。根据陈墨老师的观察,梁公晚年似乎还不大服膺自己不及金庸的盛名,还想一争文学史的位置高下。

虽说文无第一,但如果不是梁公的死忠粉,读来多半会觉得哑然失笑。从各项指标来看,金庸的成就高于甚至远高于梁羽生,是不争的事实。不过,梁氏是现代新武侠小说的创始人,这一历史地位不会动摇,而其一生中也有几部精品可以传世,我就颇为喜爱他的《白发魔女传》《云海



得也开心失也澹定 (篆刻) 陆康

玉弓缘》等名作。梁羽生作为优秀且起到重大影响的前辈作家,本足以自傲。但不巧,与金庸年纪相仿,现实中相识,且在同一时代、同一国度、同一城市甚至同一报纸上出道,一时瑜亮,自然也不免被比较。

梁羽生早已感到了金庸的压力,否则不会去匿名写那篇著名的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,不过武侠小说作为快餐品,大部分读者对水准高下不太敏感,以前在租书店中,远不如金庸诸公的各种九流山寨武侠不也同样被借破破旧不堪? 武侠的黄金时代,梁氏的一部部作品也同样风靡中华大地,但随着岁月流逝,显著的差别终不免渐渐显露。这可能成为纠缠他后半生的一个刺痛的问题。

一方面,我觉得这种纠结有些看开,另一方面,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其实能深深地共情梁公。这个问题本质上,是面对比自己水平更高一筹乃至高得多的作家,该如何自处。凡是写作者,只有两种人能够完全避免梁羽生的苦恼,一是真正天才绝伦,傲立时代的文学巨人,二是完全不关心他人创作、盲目自信老子天下

有人心生怜悯,让它出了矿井,它就会立刻化为腐臭且带有强烈毒性的气体。“乾鹿”的故事,其底色是悲凉的历史。自古以来,云南各类矿产资源丰富,尤其盛产铸钱所需的铜。明代,云南的铜生产大部分是民间自发筹集资本开采,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。明代中后期,曾经四度在云南本地铸钱,在利益驱使下,民间更是展开大规模开采。《明史》卷八十一《食货志五》记载:“嘉靖、隆、万间,因鼓铸,屡开云南诸处铜场,久之所获渐少。”在这

种情况下,常因急于求成而导致矿难,悲剧频发。那些底层矿工无法被载入史册的人生故事,最终隐藏在“乾鹿”这一惊悚却可悲的形象里。

明确知晓中国人将其视为一种僵尸,而非动物或精灵,于是猜测鹿(stag)这个词或许在中文语境里有特殊含义。杰·威洛比-米德的直觉是正确的。他所阅读到的故事译本,应

梁羽生的苦恼与AI创作

宝树

第一的作家——要说,后者的人数还不少。其他有一点客观鉴赏能力的作者,或多或少都生活在梁羽生的纠结中,或许也包括金庸本人。金庸晚年一直想写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而始终未能动笔,或许也是感到在这一领域自己无法和许多作家相比。客观来讲,新的时代也对金庸祛魅了不少。不少人提出,某篇新武侠,某本网文,某部外国奇幻,都超越了金庸……

我们或许可以用某种相对主义来为自己开解,提出美是主观的,诗无达诂,但我以为这是逃避真正的问题。或许可以这么理解,艺术家的作品、创作活动和其本人,都处于一个高下分明的精神序列上。在我们之上有无限遥远的高处,在我们之下也有低到深渊的低处,一切残酷而冷峻。尽管每个创作者所处的位置不同,但本质上,都是这个无限的“存在链条”中微不足道的一环。如果某位创作者在自己的时代难逢敌手,那也不过是一种幸运——或者不幸——无可置疑的超越者确实存在,但他难以与之遭遇。

今天的人类作为整体,即将面对这样一个真正的超越



是荷兰汉学家高延在《中国的宗教体系》提供的英译本。高延在翻译时,采用了直译的方式,但将“乾”(干)误读为乾坤的“乾”(天),将“鹿”误读为“鹿”,从而形成了“天鹿”(Celestial Stag)这一一听上去颇为美好的译名。这个美丽的名字,让“乾鹿”的故事在跨语种的流传过程中,逐渐褪去了现实的悲凉色彩。

至韩江笔下,它终于彻底“变”成了一种善良而富有灵性的动物,走进了韩国的煤矿故事。虽然意象被误读了,但韩江将其用于描述矿工及底层人民的处境,却又意外地符合“乾鹿”故事的底色。这个转写演绎,体现出韩江对于“善”的信任。韩江书写疼痛与残酷,她知道善是美的,也是脆弱的,依然选择相信善可以是一种答案,或者至少是我们在面对无法理解的悲剧时,可以以凭的一种态度。哪怕,这种答案可能只是一瞬间的光亮,就像“乾鹿”在黑暗中抽掉的那一口烟。

梅雨季一过,暑假近了。在拿成绩单时,发现有位置空着。何老师说,胡琴台、刘小妹淹死了。我打了个激灵。胡琴台是我抓鲫鱼的伙伴,刘小妹是三好学生。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 梅雨季每年不紧不慢着来,大水照样年年发。从此,我对水产生了敬畏。梅雨季一过,太阳火辣辣的,一种叫柴螻的昆虫聒噪得烦人。一切照旧,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。村口的梅子、李子都熟了。它们的汁液染红了我们的嘴唇,那味道是甜的,甜中带酸。

新学期开始时,总会有几个同学辍学,他们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农民。剩下的我们坐在教室里,高声朗读着:“我们的教室真好啊,毛主席的像挂在正面墙上……”心里想着那梅雨季里的事,想着那些个离开了的小伙伴。

那年夏天,我边上有一座小木桥,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起来的。小木桥对准着鼻公家的门。迷信的说法,桥正对着门,那人家香火不旺,甚至绝后。鼻公讨了两个老婆,可

走丢在梅雨季

汤朔梅

最有趣的是看江猪(江豚)。早晨,想去水桥边看有没有搁浅的龙虾、河豚,发现斜对面三角洋内,正有什么东西在搅动。大概有三五头。刚见着头露出水,想看个究竟,却又下去了。在头露出的当儿,喷出一根水柱。随即,屁股后面泛起像月牙牙似的尾巴。它们就这样蛙泳似的行进着。爷爷说那是江猪。不过,在我的记忆里,对它还是记不真切,只留着它蛙泳的优美姿势和喷出的水柱。

有时,梅雨季的河水真会漫过小桥。我家边上有一座小木桥,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起来的。小木桥对准着鼻公家的门。迷信的说法,桥正对着门,那人家香火不旺,甚至绝后。鼻公讨了两个老婆,可

就是无后。领养过两个小孩,也都走了。于是常趁夜晚,夫妻俩将木板移离桥堍至偏转。发了大水,木桥冲走了。鼻公高兴得摸着大鼻子呵呵。可水退了,桥又复归原位。有一次冲走后,队长将桥换了个地方。可那时鼻公老了,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

梅雨季一过,暑假近了。在拿成绩单时,发现有位置空着。何老师说,胡琴台、刘小妹淹死了。我打了个激灵。胡琴台是我抓鲫鱼的伙伴,刘小妹是三好学生。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 梅雨季每年不紧不慢着来,大水照样年年发。从此,我对水产生了敬畏。梅雨季一过,太阳火辣辣的,一种叫柴螻的昆虫聒噪得烦人。一切照旧,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。村口的梅子、李子都熟了。它们的汁液染红了我们的嘴唇,那味道是甜的,甜中带酸。

新学期开始时,总会有几个同学辍学,他们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农民。剩下的我们坐在教室里,高声朗读着:“我们的教室真好啊,毛主席的像挂在正面墙上……”心里想着那梅雨季里的事,想着那些个离开了的小伙伴。

那年夏天,我边上有一座小木桥,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起来的。小木桥对准着鼻公家的门。迷信的说法,桥正对着门,那人家香火不旺,甚至绝后。鼻公讨了两个老婆,可

走丢在梅雨季

汤朔梅

最有趣的是看江猪(江豚)。早晨,想去水桥边看有没有搁浅的龙虾、河豚,发现斜对面三角洋内,正有什么东西在搅动。大概有三五头。刚见着头露出水,想看个究竟,却又下去了。在头露出的当儿,喷出一根水柱。随即,屁股后面泛起像月牙牙似的尾巴。它们就这样蛙泳似的行进着。爷爷说那是江猪。不过,在我的记忆里,对它还是记不真切,只留着它蛙泳的优美姿势和喷出的水柱。

有时,梅雨季的河水真会漫过小桥。我家边上有一座小木桥,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起来的。小木桥对准着鼻公家的门。迷信的说法,桥正对着门,那人家香火不旺,甚至绝后。鼻公讨了两个老婆,可

走丢在梅雨季

者:AI创作。就写作而言,尽管目前的AI创作水准还不能和哪怕二三流作家比,但多少也文从字顺,超过了人类运用文字的平均水平,并且还在快速提升。决定性的超越时刻或许在二三十年之后,或许仅在十年八年后就会到来。届时,AI创作的内容,可能会占据人类迄今难以企及的精神品格。它能够创造出世界观宏大深远、故事线错综细密、人物众多到人类作者难以驾驭的长篇史诗,也能够生成语音精粹深邃、修辞灵动奇巧,乃至音韵声律绝妙,令人三月不知肉味的诗行,还可能演绎出常人不知所云,品不出半点好处,但文艺青年可以为每一个字而战栗拜伏的先锋文学……至于构思是不是金庸而胜过金庸的武侠小说,更是在话下。

届时,人类作家将如何自处? 梁羽生的苦恼,可能成为困扰每位创作者的魔咒。一位年代要早很多的大作家,给出了一种启示。“白乐天晚极喜李义山诗云,尝谓:‘我死得为尔子足矣。’”每次想到这段话我都十分感动,一位在世时就名扬四海的伟大诗人,竟没有任何对自己地位和面子的执念,而欣喜地拜倒于一位天才崭露的年轻者面前,甘愿来世当他的儿子! 来世自是虚妄,但这种姿态意味着放下我执,投向未来,去融入孕育自己又超越自己的精神大化本身。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

的处境,却又意外地符合“乾鹿”故事的底色。这个转写演绎,体现出韩江对于“善”的信任。韩江书写疼痛与残酷,她知道善是美的,也是脆弱的,依然选择相信善可以是一种答案,或者至少是我们在面对无法理解的悲剧时,可以以凭的一种态度。哪怕,这种答案可能只是一瞬间的光亮,就像“乾鹿”在黑暗中抽掉的那一口烟。

梅雨季一过,暑假近了。在拿成绩单时,发现有位置空着。何老师说,胡琴台、刘小妹淹死了。我打了个激灵。胡琴台是我抓鲫鱼的伙伴,刘小妹是三好学生。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 梅雨季每年不紧不慢着来,大水照样年年发。从此,我对水产生了敬畏。梅雨季一过,太阳火辣辣的,一种叫柴螻的昆虫聒噪得烦人。一切照旧,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。村口的梅子、李子都熟了。它们的汁液染红了我们的嘴唇,那味道是甜的,甜中带酸。

新学期开始时,总会有几个同学辍学,他们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农民。剩下的我们坐在教室里,高声朗读着:“我们的教室真好啊,毛主席的像挂在正面墙上……”心里想着那梅雨季里的事,想着那些个离开了的小伙伴。

那年夏天,我边上有一座小木桥,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起来的。小木桥对准着鼻公家的门。迷信的说法,桥正对着门,那人家香火不旺,甚至绝后。鼻公讨了两个老婆,可

走丢在梅雨季

汤朔梅

最有趣的是看江猪(江豚)。早晨,想去水桥边看有没有搁浅的龙虾、河豚,发现斜对面三角洋内,正有什么东西在搅动。大概有三五头。刚见着头露出水,想看个究竟,却又下去了。在头露出的当儿,喷出一根水柱。随即,屁股后面泛起像月牙牙似的尾巴。它们就这样蛙泳似的行进着。爷爷说那是江猪。不过,在我的记忆里,对它还是记不真切,只留着它蛙泳的优美姿势和喷出的水柱。

有时,梅雨季的河水真会漫过小桥。我家边上有一座小木桥,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起来的。小木桥对准着鼻公家的门。迷信的说法,桥正对着门,那人家香火不旺,甚至绝后。鼻公讨了两个老婆,可

走丢在梅雨季

十日谈

明起刊登 一组《人在旅途》,责编吴南瑶。

那年夏天 责编:殷健灵